# 春秋四傳私考

# 序

此春秋四傳私考也誰考之曰余同年司諫栢浦伯源徐君也其私焉何也曰以孔子大聖修春秋猶曰竊取其義夫焉得不私之思昔周道衰孔子因魯文加之筆削以明天道正人事定萬世不易之大法當其時左氏傳之其後公羊穀梁又相次傳之胡氏傳最晚出而最爲學者所宗之四子者窮年矻矻各勒成編豈務掇前人之漏逸而冀以掩他長哉抑豈彰已識之奇博而冀以擅文囿哉蓋嘗譬之春秋猶天然其照臨沾濡焦殺摧擊之用盡備左氏公穀則爲之日月爲之雨露爲之霜雪雷霆胡氏則又總其用以成歲功者也辭

有工拙旨有偏全要之不詭於聖人而已四傳私考余初未之見見伯源君之爲司諫也正色立朝直聲震中外權奸有疏防僭踰也邊防有議固封守也興作征責有言杜無藝也鑿鑿皆本之春秋心竊異之時容邇焉因出是考相示葢以余從事於春秋有年也閱之其詞嚴其義正其文簡而質雖皆自四傳中來而所以補其不及而爲之忠臣者厥功甚偉或曰傳有四矣焉用考爲余曰不然天之用備矣日月雨露霜雪雷霆爲之照臨爲之沾濡爲之焦殺摧擊亦盡矣要豈無所不及之地所不被之物哉歲功旣成猶必歸餘而置閏焉故不足以發明聖人之旨者卽一言爲贅苟足相發明可

厭其多乎今且無論其詳而略言其槩如夫人子氏條足正左氏之誤乾時條足正公羊之誤齊仲孫條足正穀梁之誤至若會蕭魚札來聘條雖胡氏亦有待攷正焉是非所以成歲功而全天之用也耶余故爲天下公言之且公取之以惠來學非若私考之自爲名云姜寶序

# 春秋四傳私考目錄

卷上

隱公

桓公

莊公

閔公

僖公

卷下

文公

宣公

成公

襄公

昭公

定公

哀公

春秋四傳私考目錄終

# 春秋四傳私考卷上

明徐浦撰　　後學祝昌泰較刊

## 隱公

按左傳云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手曰爲魯夫人故仲子歸于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隱公立而奉之奉云何奉桓公也奉桓公是桓也又曰不書卽位攝也曰攝則以桓爲當立也公羊傳曰桓幼而貴隱長而卑其爲尊卑也微國人莫知隱長又賢諸大夫扳隱而立之隱於是而辭立則未知桓之將必得立也且如桓立則恐諸大夫之不能相

幼君也故隱之立爲桓立也隱長又賢何以不宜立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桓何以貴母貴也母貴則子貴是亦論桓之當立也至穀梁子傳則曰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惠公志也焉成之將以讓桓也先君惠公之欲與桓非正也探先君之惡而遂以與桓則是成父之惡也若隱者可謂輕千乘之國蹈道則未也夫穀梁之意是言隱當立也而特惜其不當讓耳胡氏傳則首黜隱公以爲內無所承上無所禀是與爭亂造端而簒弑之所由起是則專貶隱公不當立也夫左氏公羊之論是桓而委曲以全隱穀梁之論是隱而嘅嘆其成惡惟胡氏則專貶隱階亂而

亦卒不明言孰爲當立然則其究何居耶夫聲子生隱公仲子生桓公則隱桓俱側出立當以長以賢明矣以長以賢則隱公之當立必矣公羊母貴之說不知何據胡傳之說似亦過督隱公然隱公旣立矣而必欲狥匹夫之小節規規將桓是讓焉亦左矣至觀其對羽父之辭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是其本心欲固讓於桓而桓公顧聽羽父之譖甘心於弒兄焉桓之罪烏可逃哉噫隱之死亦可悲矣後之欲辨桓隱當立之是非者當以穀梁爲正然欲立桓公乃惠公一念之私也以惠公一念之私至有以弟弒兄之禍有天下者可不愼與及桓卽位胡氏又明隱之

當立而此節乃云云者毋亦責備之意與故知春秋之義

者而後可以論是非定人品矣

鄭伯克段于鄢

胡傳曰鄭伯惡養天倫使陷於罪因以翦之固推見鄭伯

之至隱矣然鄭伯之心非惟無弟而亦無母久矣左氏曰

鄭伯克段于鄢遂寘姜氏于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

相見也此其心何心哉蓋姜氏當武公之時常欲立段矣

鄭伯憤蓄于心及克段不覺發之於言乃真心之不容揜

也使非封人之對則母子之倫絕鄭伯復何自立於天地

間哉噫覲於鄭伯則隱公不其賢乎

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仲子惠公之妾桓公之母也惠公愛桓隱爲桓立人皆知之故因其喪而使咺來賵媢桓也公羊謂隱以桓母之喪告諸侯是在仲子既没之後也左傳以仲子爲子氏故以爲豫凶事非禮也訛矣穀梁曰母以子氏仲子者何惠公之母孝公之妾又何其大謬歟夫觀仲子爲惠公之妾則隱之當立益昭昭矣

公會戎于潛

胡傳之論正也左傳曰修惠之好是也穀梁曰會戎危公也三說咸當然皆未覩于時矣夫隱公之時何時也戎狄

强盛不知有中夏久矣戎請盟會在公雖欲不會其可得乎公志在修好又奚顧其危哉書曰公會戎于潛則會者固公志也自是盟于唐固無怪矣

紀履緰來逆女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大昏親迎禮也使大夫非正也穀梁胡氏之論當矣然則不親迎昉於此乎曰前此矣齊之詩曰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乎而親迎之禮久廢在女子亦習俗而不覺其非也入春秋之始而書此固亦愛禮之意與

公羊傳曰夫人子氏者隱公之母也何以不書葬成公意也子將不終爲君故母亦不終爲夫人也夫隱公之母聲子也非子氏也子不終爲君母亦不終爲夫人其說亦太深鑿決非聖人筆削之旨穀梁子曰夫人者隱之妻也卒而不書葬婦人之義從君者也此說得之矣胡傳亦然

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日食天變也胡氏傳詳矣上書日食下書三月庚戌天王崩變莫大焉人君而知此則必知謹天戒矣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公羊子曰尹氏世卿周天子之大夫也世卿非禮卒何以

書天王崩諸侯之主也胡傳從之左傳尹作君君氏卒聲子也不赴於諸侯不反哭於寢不祔於姑故不曰薨不稱夫人故不言葬不書姓爲公故曰君氏不知何據

宋公和卒

宋公和宋穆公也穆公宣公弟與夷宣公子與夷即所屬殤公也馮穆公子也初宣公不傳位於子與夷而立弟穆公及穆公疾不與其子馮乃召大司馬孔父而屬其兄之子與夷左氏美之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及與夷立莊公馮弑與夷以故國亂禍不絕公羊傳曰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爲之也其論不亦正

耶予嘗讀梁孝王世家初竇太后欲景帝立弟孝王爲人子袁盎諸大臣亦引宋宣公不立正生禍亂爲對事因寢則宋宣公之命弟非命以義命以禍矣故於其没不書曰葬而書卒春秋之微詞也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宋穆公傳位於殤公與夷矣穆公子馮出奔鄭爲殤公者苟念穆公之義而善視其子可也乃聽衛州吁之言伐鄭以除害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其禍之及也不亦宜乎故書以宋首兵惡宋也且衛有弑君之惡而宋甘與之黨春秋誅亂臣討賊子於書法之間其詞嚴矣

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翬公子翬卽羽父也帥師何會宋也會宋何伐鄭也不書公子何貶之也再敘四國所以惡四國也夫隱之讓桓宋穆公之屬與夷其義同也桓未立而翬之計行與夷卽位而伐鄭之師會忍心害理莫此爲甚若魯公子翬衛公子州吁則皆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甘爲黨與厥罪維均春秋據事直書而其惡自見矣

考仲子之宮　初獻六羽

孟子入惠公之廟仲子無祭享之所隱公爲桓而祭其母故別立宮以祀之非禮也然其用意則委曲而周矣曰初

者明前此用八之僭也用六幾於禮矣而猷於仲子之宮

亦非禮也

宋人取長葛

長葛鄭邑也取者恃強之詞宋曷爲取之惡其納馮也夫

穆公有德於殤公殤公立乃忌馮而伐鄭逆天理無人心

甚矣春秋兩序宋主兵此又書宋取長葛其所以著殤公

之罪不一而足矣

鄭伯使宛來歸祊庚寅我入祊

曰鄭伯使宛來歸祊見歸祊者鄭伯之志也前此鄭人來

輸平志欲易矣然祊猶未入也至是彼歸祊我入祊則祊

爲魯有矣曰我入者強入之詞尙未易許也至以璧假則入矣夫祊爲鄭湯沐之邑許爲魯朝宿之地皆受之於天子者以祊易許各利其便於是見鄭有無君之心謂天王不復巡守也於是見鄭有無親之心而敢與人先祖所受之邑也觀下文鄭伯以璧假許田亦以鄭爲首所以著鄭之罪重於魯而魯之罪亦並見矣胡傳論當

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按程氏曰宋爲盟主與鄭絕也夫鄭何罪哉宋殤惡其納馮而絕之亦異矣春秋重書宋公不一而足惡宋也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周三月夏之正月也雷出電見大雪非其時矣非其時則爲災異春秋書此所以著隱公鍾巫之禍兆也

秋宋人衛人入鄭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宋鄭交惡特以馮故而摟與國以相攻其首惡則在宋也春秋書宋伐鄭者三然宋終不能有加於鄭乘四國之敝而取戴則卞莊子之術也宋其能兵哉書曰鄭伯伐取之言易也雖然鄭固善戰而宋實好戰胡傳獨以鄭善戰服上刑爲稍過

冬十一月壬辰公薨

公之薨羽父弑之也羽父之弑桓公意也簒逆之罪著矣

不書弑而書薨孔子於魯諱之也噫隱公本意屬國於桓而竟不免殺身之難焉讒人之口可畏哉然羽父驕狠不仁公聞且見矣乃不能早辨而預防之以及於弑惜哉

桓公

春王正月公即位

桓無王其曰王何所以治桓也繼故不言即位此言即位何與聞乎弑也桓公與聞弑君之賊而書即位著其罪而深絕之也美惡不嫌同詞春秋之書法也穀梁胡氏之論極當或曰隱公當立而不書即位桓公篡立而書即位何居曰隱不書即位者特以其立也上不稟命於天子內不

承國於先君故首絀之以明大法春秋責備賢者意也此書卽位如其意也所以甚桓公之罪也噫春秋之法嚴矣

胡氏此段詳辯隱爲當立其欲立桓讓也非攝也則桓簒弑之罪益不容誅矣

公會鄭伯于垂鄭伯以璧假許田

公會鄭伯修好于鄭也先是鄭祊雖入魯魯許田尙未入鄭至是公會鄭伯則已示許之之意矣故鄭伯以璧假許田覘公意也假不言以言以非假也非假而曰假諱易地也諱之何禮天子在上諸侯不得以地自相易也上書鄭伯使宛來歸祊著歸祊者鄭伯之志此書公會鄭伯于垂

見與許田者桓公之志桓公之志何在修好也修好何巳
有篡弑之罪故欲隣國之與之也此段穀梁胡傳俱好
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孔父死於君難春秋書及賢之也既賢而名之何也劉侍
讀所謂既名其君於上不得字其臣於下禮也穀梁以父
爲字謚誤矣孔父先死而曰及何意在弑君而累及孔父
也然宋公立十年十一戰而民不堪命觀其圍鄭伐戴皆
宋首兵孔父身爲大司馬無能改於其德何賢之有茲特
賢其死耳雖然父不死督不敢逞若父者亦賢矣哉假令
不賢其能繫君之存亡乎宋公不義不道則固可以死矣

春秋書其名惡之也

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按左氏曰爲賂故立華氏也蓋宋督既弑殤公取郜大鼎賂公公受之故爲茲會以定其位以成其亂耳愚則曰公身爲篡逆其目宋督之弑必甘與之黨矣雖無鼎賂亦將首倡故書曰公會揭公爲首惡甚之也胡傳詞嚴義正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

按穀梁傳曰桓内弑其君外來人之亂受賂而以事其祖非禮也左傳臧哀伯之諫備矣納于大廟其享之乎

蔡侯鄭伯會于鄧

三國地與楚鄰爲懼楚故爲茲會耳夫不知修德行仁以自守其國家而徒恃會盟以自固焉能免於禍乎厥后楚卒滅鄧虜蔡侯終鄭之世服役於楚不亦可傷哉善乎孟子之言曰君如彼何哉彊爲善而已矣

公子翬如齊逆女　齊侯送姜氏于讙公會齊侯于讙　夫人姜氏至自齊

按娶妻必親迎禮之正也使大夫非正也凡公嫁女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今桓公不親迎而遣公子翬齊侯不

遣上卿而親送夫人踰境春秋書之二公之失胥見矣其曰公會齊侯于讙明公之行爲齊侯非爲姜氏也曰夫人姜氏至自齊不言以至明夫人得見乎公也不能防閑於是乎在敝笱之刺兆於此矣禮重大婚娶夫人國之大事春秋詳書固謹禮之意歟胡傳好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按左傳曰致夫人也仲年齊侯之愛弟而使之來聘修好于魯以致親親之意也夫魯桓篡逆之人齊襄不能討之則亦已矣而與之爲姻修好焉其亦滅天理無人心甚矣故春秋于其來聘不書公子貶之也雖然齊襄逼于夫人

固蔑理喪心久矣又奚計乎魯桓哉

有年

日有年僅有年也桓公享國十有八年獨此書有年則餘年之歉可知也夫簒弑之人上干天和其歉也固宜春秋書此以見天人感應之機也

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王朝公卿書爵此宰而書名何貶也何貶爾已爲天王之宰而下聘簒逆之賊則非宰矣故貶之也於此見周室之益弱矣胡傳甚當左氏謂父在故名公羊謂稱宰渠伯糾何下大夫也非經旨矣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書來聘猶使渠伯糾也書仍叔之子猶書武氏子也聖人之垂戒深矣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按左氏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戰于繻葛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夫宋齊弑君天討所必加也王則遣使來聘以定其位納賂以成其亂至於鄭伯不朝乃以諸侯伐焉非天討矣故稱王不稱天以見伐非所伐也三國以兵會伐以臣從君正也故書從王予之也夫戰于繻葛而不書戰王卒大敗而不書敗又以存天

下之防也春秋之書法微而嚴矣按平王末年鄭武公莊公爲王卿士王貳于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爲質於鄭公子忽爲質於周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至是又有繻葛之戰則君臣之大分絶矣入春秋以來鄭其爲無君之首惡哉無君臣無母子雖强亦奚以爲

丁卯子同生

子同卽莊公文姜子也穀梁子曰疑故志之時曰同乎人也按桓公三年夫人姜氏至自齊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十八年桓公與夫人如齊則莊公非齊侯之子明矣奚疑

焉書子同生舉子之法也左傳曰以太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太牢卜士負之士妻食之公與文姜宗婦命之禮之正也公羊氏曰書之喜有正也春秋未有言喜有正者此言喜有正何久無正也噫以此為訓後世猶有配嫡奪正之事者其未明於春秋之義歟

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曹伯有疾以世子攝行非正也君疾而儲副出啓奸人窺伺之心危道也胡傳論詳矣朝不言使言使非正也使世子抗諸侯之禮而來朝曹伯失正矣以待人父之道待其子以內為失正矣內失正曹伯失正世子可以已矣已之

則是方命也尸子曰夫已多乎道雖然受命而已之不可也爲世子計者方承命之初當禀於曹伯曰君不幸有疾臣當朝夕侍不敢違左右以貽君之憂使其得請則於道不已多乎若夫曹伯甘已之失政汲汲使其世子以朝弑逆之人不知何心也按左氏曹太子來朝賔之以上卿禮也享曹太子初獻樂奏而嘆施父曰曹太子其有憂乎非嘆所也逾年而終生卒可不慎與

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鄭伯主兵而首齊何惡齊也惡齊何齊使魯次鄭怒則助鄭攻魯人之稱斯舉也何義哉春秋未有以來戰爲文曰

來戰甚其暴也且以見我辭之無罪也故左氏曰我有辭
也
鄭伯寤生卒　宋人執鄭祭仲　突歸于鄭　鄭忽出奔衛
祭仲鄭相也見執於宋使出其君而立不正上不能保其
君下不能庇其身罪顯然矣其不書名何胡氏所謂貸王
命貴公卿大祭仲之罪以深責之是也公羊曰祭仲何以
不名賢也何賢乎以爲知權也其爲知權何宋人執祭仲
謂之曰爲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
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少遼緩之則
突可故出忽可故反是不可得則病然後有鄭國古人之

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夫權貴不失其正也方宋人之執祭仲有死無貳則突未必入忽不必出宋遽能以亡鄭乎仲貶損以全身非委曲以全國也豈曰能權故曰突歸于鄭易詞也何以易內則祭仲許之外則宋國援之其歸無難矣突歸忽欲不奔其將能乎觀突不書公子而忽係之鄭則孔父之罪著矣噫莊公以兄克段厲公以弟逐忽天道好還豈不昭昭哉爲國者求爲可繼而已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宋立突非爲突也貪其賂也責賂無已故盟于句瀆之丘會于虛又會于龜宋終辭平宋無信也然則宋可伐乎曰

督弑君者也魯鄭可伐宋乎曰不可魯受宋賂而立鄭鄭資宋力以簒國會而伐之宋其能甘乎鄭方得立而遂伐宋可謂背宋矣故書曰伐曰戰所以甚二國也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聲罪致討曰伐曰伐鄭言鄭之背宋罪之當伐也夫鄭固當伐而宋以私意行之雖公亦私也稱以者胡氏曰能左右之以行已意也穀梁曰以者不以者也公羊曰以者何行其意也夫行其私意以非所當以也兼三傳之說而意益明其意若曰列國之兵惟天子得以統之今私為之用以伐人以行已意則不當以明矣故曰以者不以者也

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春秋書求賻求車求金皆貶也夫有不足而後求諸侯强

僭天子若綴旒然故書天王使來求雖曰貶之實以悲王

室卑弱之甚矣

鄭伯突出奔蔡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突之奔祭仲逐之也歸以祭仲出以祭仲仲誠專突亦不

君矣若鄭忽已君也此稱世子明已失位也稱復者謂旣亡

而復歸也以世子繫之鄭者明國本忽有也仲始志立忽

旣執立突突出而忽始歸仲有愧於苟息多矣

鄭伯突入于櫟　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

櫟鄭邑也突方出奔而遂入櫟其强可知矣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伐鄭將納厲公也是亦視忽之弱突之强而然耳不論是非而論强弱四國其黨惡與或曰桓公宋公亦篡也故不以突爲非若衛侯陳侯何見哉可謂滅天理無人心之甚矣

衛侯朔出奔齊

宣公聚麀禽獸之行也其子之及宜矣然壽急其賢哉朔搆急子者出奔奚足恤哉按左傳盜殺公子壽子急子朔立是爲惠公左公子洩右公子職故怨惠公立公子黔牟惠公奔齊穀梁謂朔之名惡也惡何得罪於天子也得罪

何召而不往也

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公會齊侯于濼姜氏何以往書與書遂罪在公也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　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按左傳公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齊則公之薨以弒也夫桓公不能以禮防閑其妻而至於委曲而從則其及於難也固宜後之人君可以鑒矣雖然桓忍於弒兄矣則茲弒也夫亦隱之報與天道微矣

莊公

夫人孫于齊

姜氏淫于齊而與弑在魯人不共戴天然莊公子也奈何故書夫人孫于齊諱之也胡氏曰孫者順讓之詞使若不爲人子所逐而全恩也春秋此書恩義之輕重見矣按左氏曰不稱姜氏絶不爲親禮也公羊氏謂夫人固在齊矣其言孫于齊何念母也念母者所善也則曷爲於其念母焉貶不與念母也穀梁子曰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於人也以言受命不若於道者天絶之也不若於言者人絶之也臣子大受命夫一念之邪而自陷於弑逆雖子且不能有其母況其他乎合四傳而觀之春秋之大法嚴矣

夏單伯逆王姬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單伯魯大夫天子召而使之也王姬嫁于齊使單伯逆王姬使魯爲之主也不言如者穀梁子以爲義不可受於京師也躬君弑于齊使之主婚姻與齊爲禮其義固不可受也爲莊公者但當曰仇讐之人非所以接婚姻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力辭而弗主之正也今使單伯爲主之知其不可特築館于外焉雖曰變常然亦忘仇滅禮甚矣春秋之所不與也其不言齊侯之來逆者不使齊侯得與吾爲禮也左氏曰爲外禮也公羊以築于外非禮也穀梁則謂築之外變之正也皆未得聖經之微也胡論極妙穀梁

次之

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夫人在齊猶可言也夫人歸魯莊公當有以處之不得復以母事之矣方逾年而復會齊侯于禚姜氏齊侯之罪著矣而使之得以會者莊公責也若曰婦人既嫁不踰竟婦人無外事送迎不出門此常禮也非春秋罪姜氏與莊公意也

紀季以酅入于齊

酅紀之邑也入于齊者以酅事齊畏之也事之以道而猶不免焉於此可以見齊之强也紀之亡非其罪矣

紀侯大去其國

大去者何滅之也孰滅之齊滅之夫紀侯賢而齊侯滅之故不言滅而曰大去其國隱之也夫紀受天子之土疆承先祖之基業義莫重焉一旦畏其强而委去之誠不能以無罪矣然度德量力較之爭地殺人者有間矣此春秋所以善之歟公羊謂襄公滅紀能復九世之讐故春秋不言齊滅之爲襄公諱也賢其能復讐也恐未必然

公及齊人狩于禚

齊與莊公不共戴天之仇無時可通也而況以田獵之故會乎春秋書之所以重莊公之罪也齊侯降而稱人貶之

也昔婁氏謂桓公於齊侯公曰同非吾子也意者其然與

不然何若是之悖也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此伐衛何納朔也不言納朔辟王也其曰人何人諸侯所以人公也其人公何也逆王命也桓公十六年衛侯朔出奔齊經書其名以王命絕之也又黨而納之故貶而稱人

王人子突救衛衛侯朔入于衛

衛朔死其兄厥罪大矣王治其黨惡廢之可也又藉諸侯之力抗王命以入國放公子黔牟于周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則朔之不道甚矣諸侯從而黨之其於天理王法安

在哉故諸侯貶而稱人王人嘉而書字春秋之旨嚴矣

冬齊人來歸衛俘

俘寶也衛俘齊人曷爲來歸之左傳曰文姜請之公羊曰讓乎我也皆非蓋伐衛者公首之齊次之此歸俘以齊首之穀梁曰分惡於齊是也夫子爲魯諱也夫衛朔弑兄逆王四國之所知也知而助之動於賂耳以賂而動所以著諸侯之罪也魯前受宋賂以成其亂茲受衛俘以助其惡春秋雖委曲爲魯諱而分惡於齊然其實不容掩矣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會于禚于防于穀享于祝邱次齊師春秋迭書之以見夫

人襄公淫惡之甚不一而足也明年無知弑襄公其禍淫之明驗歟

冬十一月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兒九年春齊人殺無知

無知夷仲年之子也不稱公孫而以國氏罪僖公也僖公愛其同母弟年施及其孫至襄公時衣服禮秩一與嫡等而又使之有寵而當國為此亂本也暨襄公絀之遂見弑為此非僖之罪哉無知弑君之賊人人得而討之故殺無知者雍廩也不曰雍廩而曰齊人者衆討賊之詞也嗚呼曾不復讐而諸兒為無知弑謂之天道非耶

公及齊大夫盟于蔇夏公伐齊納糾

豈莊圖納糾也其言伐之何猶不能納也齊與魯世仇不知所以報之而乃爲齊立後嗣安國　家焉是獨何心哉書之所以貶魯也

齊小白入于齊

襄公之難糾與小白皆以庶子出奔然糾弟也小白兄也小白長當有齊故以齊繫之然則何以不稱公子胡氏曰內無所承上無所稟以王法絕之也然小白於王法雖可絕視子糾則當立聖人權衡於輕重之間故進小白而黜糾則魯之不當納也明矣公羊曰其言入何篡辭也穀梁謂小白不讓于糾先入又殺之於魯故曰齊小白入于齊

惡之也所見殆異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是戰也爲納糾非復讐也公羊傳曰內不言敗此言敗復讐也非也胡氏曰能與仇戰雖敗亦榮是幸其偶與讐戰非與其眞能復讐也故戰不言公而曰及不與公復讐也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前納糾不稱子明糾不當立也此殺糾復稱子明糾不當殺也取者易詞也言取病內也桓必請而殺之不仁甚矣以千乘之魯而不能存子糾以公爲病矣穀梁有此論

公敗齊師于長勺

齊爲魯仇三年于今茲矣魯不能問罪于齊因齊師入境而敗之幸之也非貶之也胡以善戰詐謀責魯則刻矣且觀左傳曹劌之論非詐也

冬王姬歸于齊

婦人謂嫁曰歸王姬歸齊叔姬歸酅初無異詞天子之女若與公侯大夫士庶人之禮同所以明婦道也

宋萬弒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大夫死於弒君之難春秋皆取之若孔父荀息仇牧是已雖未能正義討賊然可爲人臣逃難者之戒矣按左傳曰萬弒閔公于蒙澤遇仇牧于門殺之遇太宰督又殺之夫

督亦死閔公之難者削而不書何也督弑其君與夷殺之
晚矣安可以死難與之也

宋萬出奔陳

萬弑閔公出奔陳陳人納之宋以賂陳陳使婦人飲之酒
以犀革裹之宋人醢萬則賊已討矣其不書陳人殺萬何
以陳初知其賊而納之非也受其賂而後歸之尤非也幸
鄰之難而居亂賊為奇貨醜亦甚矣

公會齊侯盟于柯

會于柯與齊平也魯莊齊襄世仇也易世而齊桓立魯與
之平傳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是或一道歟按公羊傳莊

公將會齊桓曹子進曰君之意何如莊公曰寡人之生則不若死矣曹子曰然則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莊公曰諾於是會乎桓莊公升壇曹子手劍而從之管子進曰君何求乎曹子曰城壞壓境君不圖與管子曰然則君將何求曹子曰願請汶陽之田管子顧曰君許諾桓公曰諾曹子請盟桓公下與之盟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讐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烏乎不取

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伯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胡氏曰九國同盟魯爲首不書公何諱也諱何諱叛盟也

穀梁謂同者有同也同尊周也不言公外內寮一疑之也

則非諱公矣卽使上書公會下書鄭詹逃來叛盟之罪公

亦無所逃矣

齊人執鄭詹　鄭詹自齊逃來

詹鄭臣公羊穀梁以爲卑者微者胡氏以爲鄭之執政用

事之臣若詹卑微則何足爲有無哉春秋書之係執政之

臣明矣夫以執政之臣爲人見執執而逃匹夫之事也以

執政行匹夫之事卑矣微矣或公穀之意歟詹與齊盟未

久而受詹之逋逃則其叛盟自公始矣春秋書之惡詹也

亦以罪魯也

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

媵賤事不書此書何爲其有遂事也夫大夫無遂事亦不敢專也況會盟又國之大事乎齊稱侯宋稱爵而以魯大夫因媵而遂及焉失已失人無一可者故是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其殆失禮之故與公羊謂大夫受命不受辭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也是與之也恐不然

秋七月及齊侯高傒盟于防　冬公如齊納幣

高傒齊之貴大夫與公盟不書公諱之也盟何議婚姻也禮有納幣以諸侯而親行之非禮也忘世仇不復乃與之

結婚而納幣焉莊公獨何心哉故直書而其惡自見

公如齊觀社公至自齊

按左氏公將如齊觀社曹劌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諸侯有王王有巡守以大習之非是君不舉矣舉則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然則越竟觀社何爲哉況齊人詐諼强狠桓公之覆轍可鑑也乃忘其身而屢入仇人之國不亦危乎

荆人來聘

莊公十年荆敗蔡師于莘止書荆不予人華也此進而稱

人乎其來聘也惡其猾夏不恭故稱荆以狄之因其慕義自通故稱人以進之

公及齊侯遇于穀公會齊侯盟于扈

遇穀盟扈皆爲結姻好也婚禮有納采納徵問名告期焉用會盟爲莊公制於文姜而必昏於齊齊人旣殺其父而復昏其子則安能無愧於魯哉遇于穀盟于扈是亦要結之爾已于是知魯之不能復振也

公如齊逆女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公羊曰何以書親迎禮也穀梁曰親迎恒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不正其親迎於齊也親迎合禮而穀梁以爲不正毋

亦以莊公娶仇人之女雖正亦不正歟故於姜氏不曰至而曰入穀梁謂入者內弗受也曰入惡入者也毋亦以仇人之女不可見於宗廟歟春秋詳書所以著莊公忘親釋仇不孝之罪莫大也

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按左氏云衛伐周立子頹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衛則齊人舉兵奉王命聲衛罪而討之也衛逆王命而與之戰罪在衛矣故書及齊人戰以見齊非欲戰戰在衛人也然亦見衛之不度德不量力矣齊稱人何曰將卑師少也

冬築郿　大無麥禾公孫辰告糴于齊　春新延廐

按穀梁子古之君人者必視民之所勤民勤於力則功築罕民勤於財則貢賦少民勤於食則百事廢矣冬築郿春新延廐以其用民力爲已悉矣況大無麥禾告糴於齊而又可興役作乎書之譏也大抵魯莊昏庸之主姑毋論其大節如狩禚觀社譏遊逸也丹楹刻桷譏媚色也築郿新廐譏勞民也屢書于策無一善行聖人雖欲爲君諱不可得矣

齊人伐山戎

胡氏曰齊人齊侯也其稱人譏伐戎也以齊人爲齊侯何

以來獻戎捷稱齊侯則知之矣竊以爲自管仲得政以來未嘗命大夫爲主將亦未嘗與大衆出侵伐則此書齊人者固齊人也下書齊侯獻捷者固齊侯也不可以獻捷之故而過爲之臆度也若以齊侯爲勤兵伐遠而稱人以貶之則北戎病燕職貢不至戎固有可伐之罪也伐戎闢燕正方伯連帥之職又何譏焉愚則曰齊人伐山戎順詞也善之也

齊侯來獻戎捷

齊與魯俱侯國來獻戎捷是桓公誇伐戎之功於魯也左氏以爲非禮公羊以爲威我也信矣蓋諸侯不相遺俘且

曾未嘗與謀獻之何爲

公子牙卒

按公子牙之死季子殺之也季子牙之弟以弟殺兄而不書何也夫君親無將子牙今將爾而季子殺之公羊以爲善之也殺兄何善胡氏曰誅不得避兄君臣之義也季子不直誅牙而酖之使若以疾死親親之道也此公羊所以善之也按傳初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從之生子般雩講于梁氏圉人犖自牆外與之戲子般怒鞭之公疾問後於叔牙對曰慶父材問於季子對曰臣以死奉般公曰向者牙曰慶父材俄而牙弒械成季使以君命命僖叔待於鍼

巫氏使鍼季酖之立叔孫氏夫牙弑械成又將不利於般

則牙之死宜矣

公薨于路寢

路寢正寢也胡氏曰莊公以世嫡承國不爲不貴周公之後奄有龜蒙不爲不强即位三十二年不爲不久薨于正寢不爲不正而嗣子受禍何也大倫不明而宗嗣不定兵柄不分而主威不立得免其身幸矣

子般卒

莊公過時失婚或以爲逼於文姜抑亦孟任割臂之故與般出於孟任非嫡出也孟任閟於私從非正配也雖以般

立人上其誰能甘之衛宣烝夷姜而急子死晉獻烝齊姜而申生亡魯莊私孟任而子般弑一念之私貽禍無已有天下國家者可不慎歟

公子慶父如齊

胡氏曰子般之卒慶父弑也不書出奔而曰如齊見慶父主兵自恣國人莫能制也貽謀不臧莊公不得辭其責矣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季子來歸

閔公

盟于落姑請復季子也曰季子賢之也曰來歸喜之也方莊薨般弑慶父主兵季子力不能支出奔陳避難也避難

恥也春秋欲沒其恥故不書奔欲旌其賢故特稱季子

冬齊仲孫來

左氏齊仲孫湫來省難書曰仲孫亦嘉之也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則仲孫亦賢矣哉胡氏以爲書仲孫來交譏之也似過刻若公羊氏齊仲孫何公子慶父也繫之齊外之也穀梁氏亦曰齊仲孫外之也其言齊以累桓也未知何據

秋八月辛丑公薨

按左氏初公傅奪卜齮田公不禁慶父使卜齮賊公於武

闈則公之薨慶父弑也不書地隱之也慶父旣弑般而猶
握兵柄則閔公之見弑也固宜

夫人姜氏孫于邾

莊公遭母之淫亂而貽禍於君父宜乎痛心改行以絕亂
階乃私通於孟任致慶父得通於哀姜而欲立之是固篡
弑之所由起與稱夫人姜氏切氏以爲降文姜是也齊人
取而殺之于夷以其尸歸或甚齊人非也

公子慶父出奔莒

慶父弑二君天討所必加者而猶得免於戮書出奔譏失
賊也夫閔公立而季子歸何以見弑慶父主兵故也然非

季友則慶父亦不縊於莒矣胡傳論好

齊高子來盟

公羊子曰高子何齊大夫也何以不稱使我無君也然則何以不名喜之也何喜之正我也其正我何莊公死子般弑閔公弑比三君死曠年無君設以齊取魯曾不興師徒以言而已矣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或曰自鹿門至于爭門者是也或曰自爭門至于吏門者是也魯人至今以爲美談曰猶望高子也此傳甚好胡氏則曰不日齊侯使之者意齊侯命高子必曰魯可取則兼其國以廣地魯可存則平其亂以善鄰非有安危繼絶一定

不可易之計也故不言使此論似太深

鄭棄其師

按左傳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爲之賦淸人夫高克罪矣旣不加討又不能遠乃假以兵權委諸竟上坐視其潰則棄師者鄭伯也非克也故曰鄭棄其師所以責其君臣也

僖公上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稱師言兵之多也以三國之師救邢逐狄特易易耳而次于聶有觀望不進之意故書次譏之也此與魏晉鄙將軍

救趙次于聶意同若伐而書次則以次爲善矣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按左傳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夏邢遷于夷儀諸侯城之救患也邢受狄侵齊侯救之者再而卒遷之者不勝其救亦所以圖存也春秋書之美齊桓之功也

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挐

按公羊傳公子慶父弑閔公走而之莒莒人逐之將由乎齊齊人不納却反舍于汶水之上使公子奚斯入請季子曰公子不可以入入則殺矣奚斯不忍反命于慶父自南

涘北面而哭慶父聞之曰嘻此奚斯之聲也諾已曰吾不得入矣於是抗輈經而死莒人聞之曰吾已得子之賊矣以求賂乎魯魯人不與爲是興師而伐魯季子待之以偏戰以是獲莒拏夫莒人納叛請賂罪在莒矣而乃興師伐魯何義哉慶父奔莒不先加兵於莒者緩賊逸追親親之道也至是敗之獲之應兵也何貶之有

秋七月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夷齊地薨于夷公羊曰桓公召而縊之也以歸以其喪歸於齊也下書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僖請之也左傳曰君子

以爲齊人殺哀姜也爲已甚矣女子從人者也夫文姜與弑於前哀姜復弑二君於後魯之恶齊之羞也以是從人可乎哉殺之義矣無譏也

春王正月城楚丘

城邢以遷邢也城楚丘以封衛也上書齊師而此不書何也蓋前城邢則美之予其能救災䘏鄰也城楚丘不書桓公不與諸侯專封也與之之中而王法亦不敢廢噫春秋之旨嚴矣

虞師晉師滅下陽

夏陽虞虢之塞邑虞受晉賂而假道雖曰晉滅之實虞之

自滅也首虞師罪虞也胡氏之論詳矣雖然虞不足責也首謀者非晉荀息乎荀息晉之良也乃用詐謀以利啗虞因滅二國在晉則有功矣而擅滅先王之宗國王法其赦之乎吾聞伐國不問仁人而況設謀於始誇功於後君子於是乎知荀息之不終矣晉初見於春秋而遽滅人國則不待貶而其惡自見矣

春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　六月雨

穀梁子曰不雨者勤雨也每時而一書閔雨也閔雨者有志乎其民也下書六月雨喜雨也喜雨有志乎民者也惟有以閔之則有以喜之若僖公者誠賢君哉

秋齊侯宋公江人黄人會于陽穀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

上書會于陽穀謀伐楚也伐楚者何楚人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桓公聲其罪而討之故曰伐善之也次于陘何有俟也孰俟俟屈完也夫桓公帥八國之師侵蔡而蔡潰伐楚而楚恐一舉而入其疆夫誰曰不可乃次于陘以俟之卒與屈完盟而退蓋庶幾王者之師矣孟子曰春秋無義戰若伐楚次陘蓋絶無而僅有者也其曰遂者若譏其專然仗義以伐固聖人之所與歟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其言盟于師又言盟于召陵何師在召陵也胡氏曰盟于師嘉服義也盟于召陵序桓績也是已屈完楚大夫楚無大夫其來會桓成之爲大夫也公羊曰尊屈完以當桓公也是已然當召陵之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信若此言是以力不以義也齊桓於是乎失言矣故屈完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雖衆無所用之其詞嚴其意正隱然有虎豹在山之勢賢哉屈完此召陵之所以盟也

執陳轅濤塗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八月公至自伐

冬十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按左傳陳轅濤塗告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間國必甚病若出於東方從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及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於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於陳鄭之間共其資糧屝屨其可也齊侯說與之虎牢執轅濤塗遂與江人黃人伐陳左傳曰伐陳討不忠也不忠何惡濤塗之謀不協也夫陳小國也濤塗之謀亦為陳計耳執之為已甚況伐之乎又況會列國以侵之乎夫桓公次陘之師召陵之盟庶幾乎正矣伐陳侵陳其

近於忿兵乎書執罪齊侯也稱侵陳伐陳甚齊侯也楊子曰齊桓欲經陳陳不果納執轅濤塗其數矣夫信哉

八月公至自伐楚乃自正月會伐楚今始歸也公羊曰楚已服矣何以致伐楚叛盟也非是

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按左傳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立之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及將立奚齊與中大夫成謀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太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公殺其傅杜原欵或謂

太子子辭君必辯焉太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曰子其行乎太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戊申縊於新城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噫申生之志亦可悲矣故申生稱世子所言晉侯殺之是父無罪而殺其世子也可不謂忍乎公羊曰曷爲直稱晉侯以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穀梁曰目晉侯斥殺惡晉侯也張子曰無所逃而待烹者申生其恭也抑亦悲其志乎先儒以爲大仁之賊也甚矣甚矣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



[illegible]館開雕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鄭伯逃歸不盟

按左傳會于首止會王太子鄭謀寧周也穀梁曰及以會尊之也何尊焉王世子云者唯王之貳也特書及以會若曰王世子在是諸侯咸以會焉耳此聖人尊君抑臣之旨也天王將以愛易世子鄭桓公會諸侯于首止以定其位太子立是爲襄王桓公此舉雖非天王所欲然父子君臣之倫賴以正焉故曰首止之盟美之大者也夫以美舉而鄭伯顧逃歸不盟不待貶其惡見矣雖然王惡齊侯定世子而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使鄭伯與盟是違王命也逃而不盟則又取譏焉是將

何如處吾意爲鄭伯者當復於王曰世子國之本也本不可使揺況大小臣工咸屬心焉臣不敢貳臣知罪矣以是復於王而從列國後庶其無悔乎貪王命而逃歸何以自免於君子之議耶

晉人執虞公

虞貪晉賂不聽之奇諫以致見執書曰晉人執虞公虞公爵也以虞公而爲人所執辱莫大焉直書所以惡虞也晉人執之其罪不言而自見矣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按左傳曰諸侯伐鄭以其逃首止之盟也穀梁曰伐國不

言圍邑此言圍何也病鄭也著鄭伯之罪也

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楚子圍許欲以救鄭也諸侯救許書遂善之也初霸救許而書遂晩年救徐而書次不待褒貶而善惡自見矣

齊人伐鄭　鄭殺其大夫申侯

兩書伐鄭惡其首止之逃也鄭殺申侯求說於齊也書鄭殺之不以其罪志失刑也夫齊之伐鄭爲其內貳於齊而外合於楚也豈申侯之故哉鄭伯早聽孔叔逃歸之諫後聽孔叔下齊之謀庶幾可以止兵禍矣乃內忌聽讒殺其大夫以求媚而曰知所由來姑少待我策止此耳如申侯

見殺亦有罪乎曰事楚而貪璧夫楚而奔鄭賣濤塗而說齊嗜利無信小人之行也亦足以殺其軀而已矣其稱大夫何惡鄭之罪而存其官也非取中也

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鄭伯乞盟

王人下士也按穀梁傳曰王人之先諸侯貴王命也鄭伯乞盟以向之逃歸也乞者重詞也重是盟也是盟爲何左傳曰謀王室也胡氏曰乞者卑遜自屈之詞欲與是盟而未知其得與否也其義甚悉

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

用者不宜用者也致者不宜致者也夫人風氏也夫禘天子之禮也魯以侯國而禘于大廟非禮矣而以風氏致于廟尤非禮也胡氏曰初成風聞季友之繇遂事之以屬僖公故季子立之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又生而命之氏俾世其卿而私門强矣於成風則舉大事於始祖之廟立以爲夫人而嫡妾亂矣以私勞寵其臣以私恩崇其母皆越禮之罪也左傳以禘而致哀姜非矣公羊亦以夫人爲姜氏謂脅于齊媵女之先至而莊公以妾爲妻詞亦牽强必如胡氏論則哀姜本爲莊公之夫人風氏爲妾莊僖公以風氏致廟是以妾爲妻越禮矣庶不相悖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九
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曰宰周公者以冢宰兼三公穀梁曰宋其稱子何也未葬
之詞也按左傳夏會于葵丘尋盟且修好禮也王使宰孔
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於文武使孔賜伯舅胙齊侯將下
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耋老加勞賜一級
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
下拜恐隕越於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則桓
公此舉尊王之禮也春秋之所大美也又曰齊侯盟諸侯
于葵丘宰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齊侯不務德而勤

遠略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爲此會也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其在亂乎君務靖亂無勤於行晉侯乃還公羊曰貫澤之會桓公有憂中國之心不召而至者江人黄人也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則是會也可以徵伯業之盛矣可以覘桓德之衰矣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里克弒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晉殺其大夫里克

按左傳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獻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及里克將殺奚

齊先告荀息曰三難將作秦晉輔之子將何如息曰將死之克曰無益也荀息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雖無益也將焉辟之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書曰殺其君之子奚齊曰其君之子者國人不子也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於朝荀息死之書曰里克弒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夫曰里克弒其君卓者若曰里克之君國人不君之也書及所以著其節書大夫不失其官賢之也驪姬欲殺世子而難里克使優施飲之酒而告之故里克聽其謀欲以中立自免夏四月周公忌父王子黨會齊

隰朋立晉侯夷吾是爲惠公晉侯殺里克以說將殺里克公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弒二君與一大夫爲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劍而死均一死耳死於世子則爲忠死於伏劍則爲賊惠公數其罪曰子弒二君及一大夫實三君也世子非以里克死乎以弒三君之賊人人得而誅之春秋書曰晉殺其大夫里克公羊曰曷爲不以討賊之辭言之惠公之大夫也穀梁曰稱國以殺罪累上也累上何也殺之不以其罪也胡氏亦宗之信如公羊言則將以大夫之立已爲有德乎如穀梁言則弒君之賊可恕也而

治之不以其罪者反受其咎乎恐非聖人之旨矣然則何以書曰晉殺其大夫里克愚以爲里克弒三君罪不容於死宜聲其罪而戮於市朝以戒亂賊乃從容於議論之間使自伏劍而死若殺其無罪一大夫然非討賊之法也春秋之旨意者其在茲乎若荀息之死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荀息有焉杜元凱以爲有詩人重言之義非也蓋惜其失言也奚齊不可君荀息不當輕以死許之於屬孤之際是則言之玷也然終能不食其言果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可謂守信不渝矣是故君子之所深與也至於奚齊卓子之死則有說焉驪姬

方嬖欲立奚齊遂譖申生而逼之死且因及於重耳夷吾焉死人之子者其能以保巳之子乎若驪姬者其工於謀人而拙於謀天也天道好還詎不信與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書及則會者公志也僖公賢君也獨不記桓之文姜莊之哀姜乎齊桓非襄公比也乃亦爲陽穀之會肆于寵樂於此見齊桓之伯業怠矣書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交譏之也

冬楚人伐黃　夏楚人滅黃

按左傳黃人恃諸侯之睦於齊也不共楚職故楚人伐黃

桓公躭于寵樂伐黃而不救故楚遂得以滅黃則黃之滅也孰使之哉書之以罪桓也噫豈直黃爲然揚拒泉皐伊雒之戎同伐京師入王城焚東門齊桓坐視不救而況於黃乎所謂尊周攘夷者安在哉春秋直書而其貶自見矣如下書狄侵衛狄侵鄭皆類也

季姬及鄫子遇于防鄫子來朝

左傳鄫季姬來寧公怒止之以鄫子之不朝也夏遇于防而使之來朝則季姬已適鄫矣胡氏以爲魯公溺愛其女使自擇配故及鄫子遇于防恐不然季姬何事而如防何爲而即與鄫子遇哉

楚人伐徐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徐在山東爲齊與國楚舉兵伐徐齊救之宜亟也顧盟于牡丘次于匡又大夫帥師而諸侯不行其怠緩之罪著矣凡救書次皆不善之詞也視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相去奚啻霄壤

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晉惠之立秦實有力焉故秦伯伐晉而經不書伐專罪晉也按左傳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且曰盡納羣公子晉侯烝於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侯許

賂中大夫既而皆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畧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既而不與晉飢秦輸之粟秦飢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則罪在晉矣書獲晉侯賤之也夫以人君而見獲烏在其爲君哉獲而復歸幸矣必殺慶鄭而後入其穢惡不悛者乎

齊侯小白卒

左傳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爲太子雍巫有寵於衛共

姬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葵丘之初命曰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武孟長也乃欲立孝公又欲立武孟則桓公先自亂之矣齊其何以能國乎故五公子爭立而亂無寧歲信霸業不足道也而管仲不能致王器小之譏有以哉

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夏師救齊　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　狄救齊　冬邢人狄人伐衛

公羊子曰春秋伐者爲客受伐者爲主曷爲不使齊主之

與襄公之征齊也曷爲與襄公之征齊桓公死豎刁易牙爭權不葬爲是故伐之也不知宋襄伐齊欲立孝公故齊殺無虧又敗齊師于甗立孝公而還則是伐齊之喪奉少伐長罪在宋矣故書師救齊善齊也書狄救齊善狄也書邢人狄人伐衛進狄也善救者則伐者惡矣穀梁氏曰戰不言伐客不言及言及惡宋也是矣

梁亡

梁亡秦取之也不書而書梁亡何㢢梁好土功輕民力湎於酒淫於色非自亡而何穀梁子曰梁亡鄭棄其師我無加損焉正名而已矣

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執宋公以伐宋

楚入春秋未嘗與中國會盟前盟于齊修桓公之好此與盟之始也初稱荆終齊桓稱楚人此稱楚子則與中國無異楚之强盛足徵矣執宋公者楚子也然不書楚子而經以同執爲文胡氏以爲分惡於諸侯也分惡何以蠻夷執其盟主而諸侯拱手以聽莫之敢違其不勇於爲義亦甚矣故列楚子於陳蔡之上所以深貶之也公羊謂不言楚子執之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甚好然宋非能霸也曹之盟鄫子因邾子以求與乃執而用之于社虐孰甚焉不三年而身遂爲虜其報何昭昭耶吁可懼哉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獻捷獻宋捷也不言宋胡氏曰爲魯諱也愚以爲爲中國
諱也以中國盟主而爲楚所執且以獻於中國何恥如之
故曰爲中國諱也獻於魯者脅魯也以魯不從楚伐宋也
亦可以見楚之强而魯之弱矣
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宋公與楚子期以乘車之會公子目夷諫曰楚夷國也强
而無義請君以兵車之會往宋公曰不可吾與之約以乘
車之會自我爲之自我墮之不可終以乘車之會往楚人
果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宋公謂公子目夷曰子歸守國

矣國子之國也吾不聽子之言以至於此目夷歸設守械而守國楚人謂宋人曰子不與我國吾將殺子君矣宋人應之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國已有君矣楚人知雖殺宋公猶不得宋國於是釋宋公執不言楚者若曰非楚執之也列國同執之也釋不言楚者若曰非楚專釋也我魯同釋之也若責魯不能伸大義以聲罪致討亦不諒事勢而云然矣其曰爲魯諱而深貶之者非也

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宋襄強愎僞妄之君也司馬子魚公子目夷可謂審時度勢知廢知興者矣屢諫之而屢不聽終至於敗亡而不悔

乃曰不阨人於險不鼓不成列不重傷不擒二毛可恨哉先儒以爲至仁大義雖文王之師不過此則吾不知也故宋公書及貶之也

夏狄伐鄭冬天王出居于鄭

大叔帶之無君久矣天王出居大叔帶致之也君父無將將則必誅況以狄師攻王乎春秋不書叔帶而以出居爲文胡氏以爲自取之也夫釁由于鄭而禍成于帶以致天王出奔而天下諸侯未有以勤王至者雖天王自取而鄭伯穎叔叔帶之徒將無罪乎內外臣工亦獨何心書曰天王出居若無事然固其悲周室之無王亦以慨諸侯之不

臣矣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巂弗及

書侵書師罪齊也書追至巂罪魯也二國皆私憤之兵故交譏之然謀而侵之者其罪大應而追之者其罪小

公子遂如楚乞師

齊桓封衛而衛國忘亡衛宜世世德齊也乃伐齊之援逐桓之子衛眞寡恩哉與國之所共惡也魯與其君盟于洮又與其臣盟于向是黨惡矣故齊人伐之至于展喜犒師而齊師還則其憾可以平矣乃復如楚乞師求救於蠻夷與齊爲敵豈所以攘外安內者乎不待貶而惡自見矣穀

梁曰乞者重辭也何重焉重人之死也非所乞也師出不必反戰不必勝故重之也重之則乞者與者皆非也公羊亦此意

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楚子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然則晉侯之侵曹伐衛為救宋也按左氏公子重耳之出亡也曹衛皆不禮焉至是侵曹伐衛譏復怨也胡氏主之恐未必然

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楚稱人貶之也荆楚恃强滋陵諸夏滅黃敗徐執中國盟

主合兵圍宋其暴甚矣非有城濮之敗民其不胥而入楚乎況晉又避楚三舍而子玉強戰則其曲在楚敗也固宜曰楚師敗績幸楚也幸楚則與在晉矣先儒以道義責之似非聖人取善之恕

楚殺其大夫得臣

按左傳晉師既克曹衛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子玉使伯棼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王怒少與之師惟西廣東宮與若敖之

六卒實從之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仇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于楚子玉怒從晉師文公退三舍辟之楚衆欲止子玉不可戰于城濮楚師敗績是子玉無意於戰先軫之謀有以激之也子玉方命喪師信有罪矣使楚子卹其不可敵當禁其勿戰

必欲一戰亦當多與之師以防其敗則得臣雖死無悔也乃聽其自用而靳與之卒又以一敗殺之是以師爲重而棄其將以與之也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君臣之義俱見之矣

衛侯出奔楚

初齊晉盟于斂盂衛侯請盟不許盖衛既以怨報齊而又不禮乎晉則衛侯固寡恩之主也及於出奔其亦自致之哉所責備者晉文啓伯不務修德顧乃修怨懷仇必使衛侯竄身荆蠻而後已則褊狭甚矣故書衛侯出奔楚不沒其爵所以罪晉文也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

按左傳晉侯及鄭伯盟于衡雍丁未獻楚俘于王王享醴命晉侯爲侯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晉侯三辭受策以出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夫是盟也以天王下勞諸侯削而不書穀梁所謂諱會天王是已葵丘之會齊桓之所以盛也踐土之盟晉文之所以興也要皆有尊周攘夷之績特桓爲烈耳先儒於葵丘則以爲大美之辭于踐土則若不足於文焉夫桓文伯也功在一時聖人猶

有取焉若論道德則百步五十步之走耳未可左文而右桓也是時無晉文則楚已猾夏僭王矣問鼎之奸豈待他日而後敢哉以是知春秋猶取於晉文非以衞于之故而深譏之也

衞侯鄭自楚復歸于衞衞元咺出奔晉

穀梁曰自楚楚有奉焉爾復者復中國也歸者歸其所也鄭之名失國也元咺奉叔武者元咺出奔衞殺叔武也叔武者衞侯之弟也初晉文有憾於衞侯而不釋怨於是逐衞侯立叔武叔武辭立而他人立則恐衞侯之不得反也於是已立乎其位始反衞侯衞侯得反而疑其弟則曰叔

武愬我元咺爭之曰叔武無罪衛侯不信元咺之言背寗武子之盟終殺叔武衛成歷書于册無一善狀滅邢伐齊附楚悖晉皆取亡之道也叔武有愛兄之心衛成懷賊弟之念亂民彝滅天理其爲罪大矣枕股而哭何爲哉故于其復國書名貶之也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溫

天王狩于河陽

穀梁會于溫諱會天王也左傳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且明德也

晉人執衞侯歸之于京師衞元咺自晉復歸于衞

初元咺出奔晉而訟其君故晉侯執之執者晉侯也其稱人何貶之也曷爲貶衞之禍文公爲之也文公爲之何文公逐衞侯而立叔武使人兄弟相疑故曰文公爲之也歸之于何衞侯之罪已定文公不敢自專而待天子治之也自晉復歸何歸者易詞也公羊曰自晉者晉有奉焉因其力也故易耳此其執君其言自何爲叔武爭也衞侯晉怨也叔武晉立也故執衞侯而復元咺晉而稱人非伯討矣衞侯不名非是衞侯也爲名分也

衞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元咺訟君君歸則已出君出則已歸而又立子瑕廢置自由信有罪矣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何也蓋叔武志於讓衛侯以爭奔而殺其弟元咺輔叔武以無罪見殺而訟其君則衛侯元咺其罪均矣故不許衛殺之也穀梁子以為待其殺而後入是已夫待其殺而後入是志乎殺咺瑕者也稱及者瑕本無罪事起元咺以咺之故延及於瑕而衛侯忌克專殺濫刑之惡著矣胡傳甚好

衛侯鄭歸于衛

衛侯前出奔于楚則不名見執于晉則不名今既歸國復有土地矣何以名之胡氏曰不名者責晉文公之以小怨

妨大德名之者罪衛侯鄭之以忮害戕本支也夫衛侯始歸而殺叔武再歸而及公子瑕是葛藟之不若而春秋之所惡也故再書其名以爲後世戒也公羊曰此殺其大夫其言歸何歸惡乎元咺也似鑿胡氏爲當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魯侯國也何以郊郊僭也四卜不從其周公之靈與公羊氏曰卜郊非禮也卜郊何以非禮魯郊非禮也穀梁子曰夏四月不時也四卜非禮也左氏謂四卜郊不從乃免牲非禮也猶三望亦非禮也猶者可以已之詞也三望者何望祭也書曰乃免牲猶三望所以著魯僭禮之罪也胡氏

俱從之

春王二月秦人入滑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

滑晉之邊邑也初秦穆公惑杞子之請不聽百里奚蹇叔之諫命孟明西乞白乙三將將兵襲鄭過滑鄭人弦高以十二牛犒師秦兵知鄭已覺遂伐晉滑邑當是時晉文公喪尚未葬晉侯聽先軫之謀墨衰絰發兵遮擊於殽大破秦軍匹馬隻輪無反者春秋書此所以著秦人拒諫貪兵之失及晉侯忘親即戎之罪也其書所敘秦晉特取其悔過之言耳按公羊傳曰姜戎微也稱人亦微者也何言乎姜戎之微先軫也或曰晉襄公親之則其稱人何貶也曷

爲貶君在乎殯而用師危不得葬也穀梁曰晉人者晉子
也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爲微之不正其釋殯而主乎戰
也抑重耳之出奔也秦實有功焉今晉背德而伐秦不墨
衰而罪亦見矣善哉欒枝之言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
爲死君乎其長者之言與

春秋四傳私考卷上終